

## 在廉州“劳教”的宋朝名臣

很多人知道苏东坡到过廉州，在这里呼朋唤友，说佛谈禅，吃过龙眼、烧猪和月饼，留下十来篇诗文。

其实在宋朝，廉州还有两位名人驻足：曾布和陈瓘。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，当过宰相。两个人的人生遭遇拜“王安石变法”所赐，都跌宕起伏，令人唏嘘。

陈瓘的名头似乎没有曾布那么响，但在历史上其“江湖地位”并不低。

大名鼎鼎的《水浒传》有两个章回出现了陈瓘的名字：一处是九十七回“陈瓘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”，另一处是一百回“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瓘宋江同奏捷”。

能上正史的人，还未必入得了流行市井的通俗小说，足见历史上陈瓘的影响。

插一句，《水浒传》中与陈瓘相关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宣和四年（1122年）冬天以后，属于“小说家言”，因为他在这一年的二月就去世了。但书里那个仗义执言弹劾蔡京、童贯、高俅陷害忠良的凛然君子，与《宋史》中“排奸扶正”的陈瓘是一个模板。

《宋史》称陈瓘“**誉望早达**”。也生于北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二十二岁就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得了第三名，也就是俗称的“探花郎”。

年轻得志的人，仕途往往不会太顺，陈瓘堪称典型。史书称陈瓘“**四十二年间，调任凡二十三次，经八省历十九州县**”。要是他在现代写简历，绝对要比别人多好几页纸。

《廉州府志》称：陈瓘“**崇宁二年移廉州**”。但他不是到廉州做官，连贬职都不是，而是“**除名勒停送袁州、廉州编管**”，用现在的话，就是开除公职，送到廉州来“劳动教养”。

陈瓘进入官场时，已是王安石变法的“下半场”，支持和反对变法的双方几经反复，展开激烈的“拉锯战”。双方都是立场先行，你认为对，我就一定反对；你认为错，我就坚持没错。

双方的“旗手”王安石与司马光，在文坛政坛都享有盛名，麾下各自集合着众多精英。偏偏两个人一个是“拗相公”，一个是“迂叟”，互不相让，两个阵营像坐在跷跷板上一样，双方势头此消彼长，直到他们死后，这场斗争也没有停止。

这场变法的大致脉络是：神宗上台，王安石“新派”得势；神宗一死，年幼的哲宗继位，高太后垂帘，“旧派”得势；高太后病逝，哲宗亲政，“新派”卷土重来；哲宗死后，“新派”新“旗手”章惇在徽宗接班问题上站错队，“新派”再次受挫。

偌大的大宋朝廷，变成了一个大沙滩，众多官员的命运随着潮涨潮落，在摇摆不定的时局中，像漂流瓶一样随波逐流，起起落落。

与廉州“结缘”的三个人，苏东坡、陈瓘、曾布无一不如此。

陈瓘实在不喜欢“立场先行”，放弃了许多飞黄腾达的机会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哲宗亲政，章惇奉召回京任宰相，陈瓘和一群人送行。

名声在外的陈瓘如鹤立鸡群，被章惇一眼瞅到，把他单独叫上车，一路同行回到京师。

章惇想把陈瓘招到麾下，为自己所用。章惇主动开声：“我这次回京，千头万绪，还望先生给些建议。”

陈瓘问：“我打个比方吧，眼下国家的情形就像坐在一只小船上，重心歪到哪一边都会翻船。

不知道你回到京师之后，想先做什么？”

章惇说：“司马光这样的奸邪之徒，得先予惩办，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事了。”

陈瓘直言不讳：“这样做就错了，这等于想要船平稳却坐歪了屁股，重心偏向一边。真这样做，天下人都会对你失望的。”

章惇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司马光不按规矩做事，把王安石建立的制度全盘推翻，如此误国，不是奸邪是什么？”

面对候任宰相，陈瓘丝毫不露怯：“不了解别人的用心，就怀疑别人的行为，这怎么行！空口无凭说别人是奸邪，把一切又颠倒过来，这样做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。”

陈瓘补充了一句：“现在要做的，就是不以人划线，秉持中道，才能纠正弊端。”

（瓘曰：“不察其心……若指为奸邪，又复改作，则误国益甚矣，为今之计，唯消朋党，持中道，庶可以救弊。”）

陈瓘并不是头一回这样“不识抬举”。

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陈瓘还在越州任通判时，顶头上司越州太守就是蔡京的胞弟、时任宰相王安石的女婿蔡卞。

蔡卞有意拉拢陈瓘，经常对他表示亲近，而陈瓘觉得对方心术不正，能躲就躲。

陈瓘被发落到廉州，也是因为得罪权臣。被“劳教”前一年——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负责起草碑志、祝文、祭文的陈瓘获提拔为右司马员外郎权给事中，大约相当于“国务院办公厅的司长代理助理”。

给事中是个“官小权大”的职位。后世的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，对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实行“扁平化”领导，并设立“六科”专事弹劾监察，有点像派驻六部的纪检组。“六科”的官员就叫给事中，负责人叫“都给事中”，职位分为正七品和从七品。

蔡京一派的曾布任宰相后，派手下找到陈瓘，转告他打算给他去掉那个“权（代理）”字，一步到位。

陈瓘装糊涂，跟对方打哈哈。他回到家对儿子说：“我与曾宰相三观不同，他们用官位来钓我，我要是接受了，就跟他们一个样了。”

他从桌上抽出一封信笺，呵呵一笑：“我这里有一道奏章，就是弹劾他们的，正准备送上去呢。”

陈瓘没答应，曾布却不死心，派人请陈瓘见面。陈瓘明人不做暗事，坐下后就把那道奏章拿出来，给曾布过目。

曾布一看，怒不可遏，两人大吵起来。曾布伸开两腿，坐得像个簸箕一样——箕踞是非常无礼的举动，连粗话也从他嘴里蹦出来了（争辩移时，至箕踞诮语）。

陈瓘脸色平和，慢慢站起身：“我跟你争的是国家的事，对与不对都有公论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（适所论者国事，是非有公议，公未可失待士礼）？”

曾布满脸通红，只好道歉。

《宋史》评价陈瓘“刚方似狄仁杰，明道似韩愈”。他给人的印象好像一张唱碟：A面的陈瓘“性闲雅，与物无竞”，一副“无可无不可”的样子；B面的陈瓘在朝堂之上，仗义执言，疾言厉声，宁折不弯，他丝毫不讲什么人情世故，被他弹劾的蔡京、蔡卞、章惇都是他的福建同乡。

陈瓘有个别号“了斋先生”。这个名字就源于他的廉州“劳教生涯”。他在流放地廉州，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“了斋”，每天著书立说，写诗填词，专修禅定，并写出了代表作之一《合浦尊尧集》，还留下了一批诗歌。

“了斋”像陈瓘的一个谶语。史书记载，一天夜里，一颗大星陨落在了斋前，照得跟白天一样明亮，第二天他就接到召还的圣旨。

但人事不敌天意，在蔡京一党变本加厉地迫害下，陈瓘去世前十来年，备尝颠沛流离之苦。

他像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，一贬再贬，先到了袁州、台州、通州（江苏南通），最后移居江苏楚州，中途经过庐山时定居下来。他跟家人说：“我以往经历各种患难，害怕的不过一死，现在连生死也置之度外了。”他不久之后去世，活了六十五岁。

陈瓘在廉州的了斋早已杳无踪迹。明成化年间，廉州知府刘烜曾在了斋的故址建祠纪念。到了嘉靖年间，知府韩鸾重修了斋，但年深日久，它也早已泯灭在历史的风刀霜剑中了。